

时机和随机事件。近年来,奥运会、世博会、重大节庆等一系列富有时代意义和价值的契机已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我国馆校合作的品牌项目中。比如,上海市有基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龙华烈士陵园等开展的“红色一课”,有基于世博园举行的“世博一课”“院士一课”,还有“博物馆一课”“行知上海,激扬梦想”“青少年民族文化培训”等系列活动^[27]。

这些都属于博物馆之于当下社会发展的相关性教育供给,以在提供知识之余,培育青少年、儿童的核心技能与素养,并塑造其情感、态度、价值观,进而影响其行为。这也是为何在中小学的党团组织活动和主题教育、仪式教育、节庆教育、实践教育、社团活动中越来越常见博物馆的“身影”。

事实上,博物馆本身也要有敏锐的文化嗅觉和育人意识,将生活事件和社会发展有效转换成教育资源,从中生成活动主题,并与中小学德育工作联动,以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儿童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润物细无声地转化为其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在2017年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已提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将传统节日等作为重要的育人载体,教育引导青少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顶层设计,这对博物馆来说更是发挥其优势、与当下社会联动的良好契机。

2. 注重生涯教育, 与学生未来成长相关

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既要面向未来,为中小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基,又需立足当下,为青少年、儿童今日之成长服务。对中学生而言,他们正值个性形成、自主发展时期,在此阶段若能识兴趣爱好,将助推其未来发展。尤其高中阶段是青少年从未成年走向成年、初步选择和规划未来方向的特殊阶段,亦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在填报高校志愿前,高中生其实非常有必要相对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

目前,从我国的课程改革和高考综合改革看,学生在课程、考试、招生等方面都面临更多选择,因此也更需针对性指导。正如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要重点加强对青少年理想、心理、学习、生活、生涯规划等方面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

念,正确认识自我,更好适应高中学习生活,处理好个人兴趣特长与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关系,切实提高学业规划和生涯规划能力”。事实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早已明确,“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根据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采取多种方式,为在校生和未升学毕业生提供职业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中学生的梦想在此启航,鼓励高中生树立志向。崇明中学学生倪雨清被录取为复旦大学附属医学院临床八年制的医学生。当被问及为什么立志从医,她说:“‘健康所至,性命所托’是我2016年在复旦大学基础医学实践工作站学到的一句话”。根据数据统计,第一批高中毕业的工作站学员就读的高校专业对口百分比为26%。目前,工作站项目仍在不断优化“课题研究-自主申报-专家评审-总站评优”的评价及评优激励机制,将这段经历纳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为大学招生选拔提供依据,也为学生规划生涯发展、设定专业学科方向提供原动力^[28]。

因此,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教育,都应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立、适应社会的能力,尤其要帮助青少年及时做好职业规划。博物馆完全有能力成为职业教育、生涯教育的重要指导渠道,给予青少年提前体验职业的机会,并提高其在选修课程、选考科目、报考专业、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的自主选择能力,并最终促使青少年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有效对接。

(四) 关注文教战略需求, 与政府教育改革“相关”

时下,国际博物馆界对相关性的强调也促使场馆开始探索:它们作为非正规教育机构,如何在正规教育改革中扮演角色并影响其进程和结果,以不断提升“存在感”。不得不承认,正规教育领域的行政管理对博物馆价值的理解尚不足够。但若场馆不在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改革中被提及,那么它们更不容易在教室内被使用。最终,我们期待博物馆被视为一个教育中心,而非附属,这也正是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事业发展的缘由之一。

那么博物馆如何在正规教育领域发出更强音呢?一方面,馆方要一如既往地对这个熟悉却永远在变化的群体加深了解——中小学师生。另一方面,馆方应